

热历史

# 关羽影像的“源像”分析

□任少云

关羽影像的“源像”既包含一般文学形象学的“源像”，即作为历史人物的关羽，也包含一般形象学的“化像”，即文学艺术文本中的关羽形象。这些影像主要是长篇小说《三国演义》中的关羽形象和民间文学、传说、曲艺中的神化关羽形象，即佛教伽蓝菩萨、道教关圣帝君与国家封祀的关圣大帝。关羽影像的“源像”包含历史像、文学像、神化像三个方面。

## 历史像：《三国志》与关羽其人

《三国志》是作为历史人物的关羽个人信息的主要来源，是关羽形象的权威记载。《三国志》记述了关羽生平的重要事件，但对关羽外在形象的描述仅有诸葛亮“犹未及髯之绝伦逸群也”和陈寿解释的“羽美须仪，故亮谓之髯”两句。因此，“髯”便成为后世文艺创作中刻画关羽形象的最显著标识，关羽画像、刻板像、雕塑与戏曲扮相都着重突出其“美髯”造型。

《三国志》对关羽的外形描述十分简略，关羽的历史像需要从其人事、其言其行的记载中窥得。《三国志》对关羽的评价并不高，陈寿批评他“刚而自矜”“以短取败”，与后世“护国佑民”的民族神祇相去甚远。但《三国志》记述仍然是关羽形象的底本，其中《蜀书·关张马黄赵传》记载了关羽参加黄巾起义、诛杀颜良、封汉寿亭侯、追谥壮缪侯等重要历史事件，以及与刘备恩若兄弟之义、誓以共死之忠、刮骨疗伤之勇，这些记述构成了关羽文化身份的雏形，是后世形成关羽崇拜的起源与文化想象的基础。

## 文学像：小说戏曲中的形象符号

“丹凤眼，卧蚕眉，五络长髯；青龙刀，赤兔马，周仓关平”，《三国演义》对关羽外形的描写，是当代最为人熟知的关羽形象，这一描述汇集了关羽最重要的形象符号，是电影创作中关羽形象的主要来源和参考。关羽的文学像汇集的形象符号包括身体符号和器物符号两类，既指明形象特点，又包含品格隐喻。

身体符号是形象的生命力表征，关羽文学像的身体符号有三：一是“长

髯”，二是眉眼，三是红脸。在古代，髯被认为是男子意志、个性、体格的外在表征，以美髯象征美德，并且由于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审美对男性的“美髯”标准存在差异，因此不同时期的小说、话本和戏曲对关羽“髯”的描写并不统一。《三国演义》将《三国志》中的“髯”具体化为“五络长髯”，《元至治本全相平话三国志》形容关羽“虬髯过腹”，杂剧《诸葛亮博望烧屯》写关羽“黑真真三柳美髯垂”，关汉卿《单刀会》描写为“上阵处三络美须飘”，后又发展为关羽戏专用的“五络长髯”。古典文学常以眉眼表征心术的邪正，丹凤眼是贵人神清之相，眉相也可以推断贤愚福寿，如“卧蚕者贵”。《三国演义》中关羽“丹凤眼，卧蚕眉”的形象成为其“绝伦逸群”的具体化，也可以看出此时对关羽身体符号的描述已经带有虚构性质和神异色彩。经由符号化的戏曲脸谱的强调，“红脸”成为关羽第三个鲜明的外部特征，南宋《梦粱录》记录了弄影戏者的彩妆面具，并说明“红表忠勇，黑表威猛，白表奸邪”，可以推测金元杂剧中的关羽面色，多已涂成红色了。

关羽文学像的器物符号有二，青龙刀和赤兔马。兵器是武将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三国志》中并没有记载关羽所使用的武器，只能根据“刺颜良”的表述推测是“剑刺”，唐郎士元有诗“一剑万人敌”描写关羽风姿，说明唐祠庙关羽像的兵器是剑。至宋，大刀开始进入关羽传说。在关汉卿杂剧《单刀会》中，“偃月刀”已成为关羽专用的兵器，但仍提过用剑；在《三国演义》中，关羽的刀获得了“青龙偃月刀”大名，成为关羽唯一且独特的专属兵器，并且围绕这件兵器演绎出刀挑锦袍、单刀赴会、失刀夺刀等剧情。关羽的坐骑在文学作品中有不同说法。元杂剧《单刀劈四寇》中关羽骑“黄骠马”，明朱棣自称得关羽骑白马相助，故北京地安门有“白马关帝庙”，但关羽最著名的坐骑是《三国演义》中的赤兔马。青龙刀与赤兔马共同构成了关羽文学像中武将的神勇面貌。

## 神化像：“三教圆融”的神圣崇拜

“三教圆融”是关羽崇拜的最显著特征，赋予关羽“神化像”的崇高地位与神圣蕴涵。关羽“凡人歿而为神”，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罕见的儒称圣、释称佛、道称天尊，三教尽皈依的神化形象，是



▲关羽

官方与民间共同推崇的神化楷模。

佛教奉关羽为“护法伽蓝”。唐代天台宗四祖之一的智顓“梦化关羽”的神迹，是关羽佛教信仰的起始依据之一。《全唐文》记载了“玉泉山关羽显圣”的神迹，智顓是当时最有影响的高僧，他前往荆楚传法时，于玉泉山关羽庙“请师出山”，得到万壑震动的神迹。宋代极为重视儒学的祖先崇拜，宋朝数代统治者致力于将儒学宗教化，将皇室祭祀上升为国家祭祀。宋真宗仿修关帝庙，宋徽宗于崇宁元年加封关羽为忠惠公，之后又逐渐加封崇宁真君、武安王、义勇武安王，使关羽进入国家祭祀范围。在此基础上，后世皇帝也以关羽作为“忠君爱国”的化身加以供奉，清雍正三年，朝廷尊关帝庙为武庙，并入祀典，各地官员和百姓均要在关帝庙进行春秋两祀，将关帝崇拜推广至全国范围。从此，关羽成为国家祭祀的主神，完成了“侯而王，王而帝，帝而圣，圣而天”儒教地位的提升过程。宋代道教复兴进一步推动了关羽的全民崇拜。《大宋宣和遗事》记载了关羽战蚩尤的传说，关羽“绛衣金甲，青刀美髯”，拥有强大的法力可以战胜邪神，护佑民众。在道教的发展推动下，皇家御赐关羽为“伏魔大帝”，标志着关羽在道教系统神职地位的提高和权威的扩大，并从护佑平安的忠勇武将形象逐渐向“全能神”转化。元以后的关羽信仰日臻完善，形成关羽神化像“三教圆融”的信仰特点。

（《运城学院学报》）

生活史

## “夜经济”古已有之

□户力平

早在殷周之际，“夜经济”，即夜市，已有了雏形。《周礼·同市》云：“朝市，朝时而市，商贾为主；夕市，夕阳而市，贩夫贩妇为主。”“朝市”即早上及白天的市场，多是商贾之间的“大生意”，而“夕市”即夜市，为夕阳西下夜幕降临后一般市民与小商贩之间的“小买卖”。

两汉时期，夜市逐渐繁盛。东汉学者桓谭在《新论·离事》中已有关于夜市的记载：“扶风漆县之郾亭，部言本太所居，其民会日，以相与夜市，如不为期，则有重灾咎。”

史籍中对唐中晚期夜市的记载比较明确。诗人王建在诗中称之：“夜市千灯照碧云，高楼红袖客纷纷。”“水门向晚茶商闹，桥市通宵酒客行。”因唐代居民区与商业区严格分隔，夜幕降临，街鼓响起，城门、市门与坊门关闭。韦述《西都杂记》称：“西都禁城街衢，有执金吾晓暝呼，以禁夜行，惟正月十五夜赦许弛禁前后各一日，谓之放夜。”当时的都城长安（今西安），由执金吾（守城官吏）每晚以鼓声告知百姓，“禁夜”开始，只有正月十五可以开放三天，设有夜市，实为灯市。

历史上夜市的真正开放并形成规模是在宋代。《宋代商业史研究》记载，乾德三年四月十三，太祖赵匡胤下令开封府：“京城夜市，至三鼓已来，不得禁止。”由于当时坊市合一，每天夜市还未结束，早市已经开场，故《铁围山丛谈》云：“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耍闹去处，通宵不绝。”

宋朝的夜市，人来客往，买卖兴旺，酒楼、小吃、茶坊、勾栏（戏院）等应有尽有，并以北宋东京（今开封）、南宋临安（今杭州）为盛，已形成了“夜经济”的规模。

元明清时期，夜市时兴时衰。元朝立国不足百年，并实行宵禁制度，元大都建成初期及南北漕运开通后夜市遂兴，后受到一定抑制，直到明朝才得以恢复。

（《北京晚报》）

史海钩沉

## 古代如何传递汛情

□林琳

汛情，是汛期洪水自始涨到回落期间的情况统计。由于我国河流众多，历代都很重视防汛抗洪和汛情通报工作。向上级反映汛情，古人称为“汛情奏报”。

为了让各地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上报灾情，历朝历代都会设置报汛驿站。从报汛驿站发出的奏报，被称为“水报”。根据汛情的发展情况，古人会采取“羊报”“马报”“狗报”“步报”等多种报警手段。所谓“羊报”，最初是黄河遇险时报汛之法，报警差役带着水签和浸过油的羊皮袋，从上游而下，将观测到的水位刻在标签上，陆续投掷报汛。黄河周边的官府会派专人在河里打捞水签，按照其中提示的洪峰高度，命河工提前加固堤防，防患于未然。而“马报”是指汛情比较紧急，乘快马报汛，明清时称为“六百里飞马”，仅次于报告军情的“八百里加急”。

元代，朝廷根据自然条件设有陆站、水站、轿站、步站等报汛驿站。在路况较差的东北地区，还设有狗站。“狗报”也是一种报汛方式，通常是由训练有素的狗来代替人传递汛情，当时用于报告水警的狗最多时达3000条，在辽东、黑龙江下游等地区就设有15处狗站用于报告汛期。此外，“步报”则是人工步行传递汛情，但仅限于离国都较近的郡县。

（《北京日报》）

名人轶事

## “白家双鹤”美名传

□刘永娟

寂寞一双鹤，主人在西京。  
故巢吴苑树，深院洛阳城。  
徐引竹间步，远含云外情。  
谁怜好风月，邻舍夜吹笙。  
丹顶宜承日，霜翎不染泥。  
爱池能久立，看月未成栖。  
一院春草长，三山归路迷。  
主人朝谒早，贪养汝南鸡。

——唐刘禹锡《鹤叹二首》

唐代著名诗人、号称“诗豪”的刘禹锡喜鹤，一生诗文以鹤为题或提及鹤者甚多。《鹤叹二首》直接以鹤为题。刘禹锡与诗中这两羽鹤，乃是旧相识。

刘禹锡和白居易在扬州会面时，曾在白居易的官舍见过这两羽鹤。它们不是一般的鹤，而是大名鼎鼎的华亭鹤，产于吴地之华亭（今上海松江一带），成语“华亭鹤唳”即与其有关。

三国时，吴地文人已有养鹤之好。中晚唐时期，华亭鹤再度成为文人雅士的心头好，引领风尚的便是刘禹锡和白居易这两位诗坛巨擘。

在扬州会面后，刘、白二人同归洛阳。白居易将这两羽鹤带回了洛阳履道里宅园，但白居易没在洛阳久待，朝廷的任命诏书很快到达，要他到长安赴任。大和元年春，某日一早，刘禹锡来到履道里拜会白居易的家人，有可能是借机看看这两羽鹤。在履道里

宅园，只见那两羽鹤缓步而来，走到刘禹锡跟前，望着他，仿佛还认得他，“如记相识，徘徊俯仰”，似有满腹言语而不能言。

刘禹锡大为感慨，回家后写下《鹤叹二首》并序，寄给了在长安的白居易。白居易接信展读后，也是感慨万千，遂作诗一首：“辞乡远隔华亭水，逐我来栖缙岭云。惭愧稻粱长不饱，未曾回眼向鸡群。荒草院中池水畔，衔恩不去又经春。见君惊喜双回顾，应为吟声似主人。”

刘、白二人名满天下，这几首咏鹤诗很快传扬开来，“白家双鹤”声名远播，也见证着刘、白的情谊。

（《洛阳晚报》）